

一失足成千古恨

别看我斯斯文文的，其实我以前是个拳手。所以经常有人问我：「乾哥，中国到底有没有黑市拳？」

有，但绝不是地摊文学写的那样：「同时与 6 只狼狗搏斗，徒手杀死北极熊，一脚踢断 27 英寸铁柱.....」这特么不是黑市拳，这是葫芦娃救爷爷。

打黑市拳，你也得遵循牛顿定律，其实这玩意没有那么邪乎，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，叫「非法拳赛」，一直是公安机关严厉打击的对象。因为是非法，所以保护措施没有那么严格，偶尔也会有死人的情况发生。

很不幸，我就亲眼见过。

那天晚上，老大打电话让我们去第三人民医院，紧赶慢赶，还是晚了两分钟。我那个刚打完拳赛被送回来的朋友静静地躺在床上，像睡着了一样，但我不敢去碰他。他后脑颅骨开裂，右臂挠骨和掌骨完全性骨折，肋骨断了三根，肺部被击穿。被送到医院之后，顽强地跟死神纠缠了半个多小时，但最后还是在我们赶到的前夕被静静的带走。

两个小护士不敢出门，躲在屋里听几个大老爷们蹲在走廊上哭成狗。

那场比赛，他赚了五千块钱，我又添上五千，凑成一个整数，去邮局汇到了他的河北邯郸老家。我只能做到这个份上了。

都是为了混口饭吃。

我的运气算是好的：从十八岁开始，我迫于生活进行地下拳赛，一直打了十年。我在里面度过了别样的岁月，甚至在最后的时刻，我无限的接近过这个行业的巅峰。我曾让自己的名字，成为过许多拳手的噩梦。

1

2001 年，我从老家县城前往天津读书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大城市。

虽然不是什么名牌大学，但我以为我的人生会像《新华字典》里写的那样：「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；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；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：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。」

现在想想，太天真了。

入学没多久，我就在同学的怂恿下，去了趟夜场。这是大城市对我这个乡巴佬展开的第一次降维打击。

「丽达夜场」是当时河东区最牛逼的娱乐场所，门口蹲着两个石狮子，站着一排穿制服的保安，比市政府都庄严。往里走两步，猝不及防就迈入了另一个世界：喧嚣强劲的音乐、震人心魄的鼓点，混合着一股烟草和酒精的味道。舞池里灯光闪烁，

男男女女忘情地扭动着自己的躯体——我一下子就懵了。这种场面，我只在电影里见过。

但带我来的王辉却对此轻车熟路。他领着我去卡座，酒保见了他都点头打招呼：「来了，辉哥。」

「王辉，你真有面子。」我由衷地赞道。

王辉笑笑：「是我三叔有面子。」

原来，他三叔就是这家夜场的股东之一。怪不得他急着带我来显摆。

喝了几杯芝华士，我看到有些人进来之后径直上了二楼，便问他：「二楼是干什么的？」

王辉抬头看了一眼，「那是大人们玩的地方。」

我哑然失笑，「咱也不是小孩子啊。」

其实王辉也没去过二楼，但他不想折了面子，领着我就要上去。到了楼梯口，两个安保直接伸手拦住了我们。

「我三叔，王海群。」王辉直接报上了他三叔的名字。

「那也不行，除非叫你三叔来。」那个安保非常尽职。

说来也巧，他三叔那天正好就在夜场的办公室，一看就是本地暴发户，胡子拉碴，身材胖硕，一身的匪气，却偏偏戴着一幅黑框眼镜，装出几分文艺气息。

王海群直接拒绝了侄子的要求：「去二楼干嘛，那不是你玩的地方。」

我本来要走，可王辉的叛逆劲上来了，死活缠着他三叔想上去看看。王海群被磨得没办法，最后说：「行，我带你们上去。可是你们记住，在这里看的東西，一个字都不能往外说。」

呵，肯定是先答应了再说啊。

我踏上去往二楼的楼梯，时隔多年，才觉出这一步的风谲云诡，就如马尔克斯在《百年孤独》里形容的一般：我买了一张永久车票，登上了一列永无终点的火车。

2

二楼并不是一个开放的大厅，有几个前后进出的门。我才发觉这里的隔音效果真是不错，一楼的喧嚣嘈杂，在上面一点都听不到。

他三叔再次叮嘱道：「记住，这里看到的一切，都不要说出去。」

「知道了，三叔你别磨叽了。」王辉都有点不耐烦了。我心里也是莫名的好奇，这里是什么，难道是跳脱衣舞的？我忽然一阵没来由的激动。

他三叔推开门，带我们进去。很意外，里面并没有我想象中的火爆场面，也没有音乐和镭射灯。屋内光线昏暗，只有中间一

个四方形的拳台，上面打着几盏灯。我当时就一愣，这里还有打拳的？

这个场景，我并不陌生。我出生于鲁西南曹州，自古便是武术之乡。耳濡目染之下，我也在县体委断断续续练过几年散打。王辉跟我关系铁，也是因为那天他在球场上被一个东北哥们欺负——那哥们明显继承了女真人的血统，身高马大，把小鸡崽王辉推搡得踉跄后退。

我冲上去只用了一记低鞭，那哥们就「哎呦」一声抱着大腿蹲在了地上。

夜 zong 会的二楼没有座位，大家都是站着，只有距离拳台最近的地方有一排座。拳台不高，五十公分左右，比正规的拳台低了一半，但视野还算清晰。拳台的四根白色围绳上斑斑血迹，一看就知道好久没有做过清理。一个赤着脚，光着上身穿着运动裤的人正在那里做热身运动，身材还算结实，戴着一副红色的拳套。

「这是.....打黑拳呢？」王辉有些吃惊的问。

「嘘，小声点，在这里别乱说话。」他三叔立刻低声呵斥，「光看就行了！」

这时一个穿着白色背心，身材稍胖，看起来挺彪悍的家伙上了拳台。这人膀大腰圆，戴着一副蓝色拳套，他刚一出现，本来挺安静的台下忽然热闹了起来，有叫好的，有吹口哨的，还有人大喊：「牙狗，往死里打！」

「哪个是牙狗？」我低声问王辉他三叔。

「那个光身子的。」他三叔努努嘴，「那个穿背心的胖子叫二豹。」

没有裁判。当「二豹」踏进拳台的那瞬间，就宣告比赛已经开始了。两个人立刻摆好了架势盯着对方移动了起来。

还没移动两步，两个人就像斗狗一般扑到了一起，双方都狠狠地挥舞起拳头朝着对方砸去，一时间红色拳套和蓝色拳套在空中纷飞乱舞，伴随着台下此起彼伏的喊叫声。有替牙狗加油的，有替二豹加油的，不过为牙狗加油的人数明显居多。

双方缠斗了大约半分钟，二豹显然坚持不住了，拳头的速度败下阵来。我看的清清楚楚，牙狗一记并不标准，但力量强劲的右勾拳狠狠的打在了二豹有些肥硕的下巴上。灯光之下，二豹口中喷出一蓬口水，然后身子靠着围绳软绵绵的倒了下去。牙狗见状接着冲了上去，要继续朝倒下的二豹挥拳。这时从台下立刻冲上来一个人将他们分开，制止了比赛。

周围有人叫着好鼓掌，牙狗兴奋的朝着台下大吼了几嗓子。

「怎么样，打得不错吧？」王辉很兴奋，转头问我。

「按照专业的角度来说，很一般。」我当时是实话实说，「步伐太乱，站架也不正规。双方就是一味拼拳，也不知道控制一下距离。有点像乱打架。两个人都是野路子。」

「哦，你还懂这个？」王辉的三叔转过头来看我，不过却是不屑的语气。他或许是觉得我这个第一次来这里的新人在装模作样。

「三叔，欧阳有功夫。」王辉说道：「他练散打的。」

「练散打的？」他三叔还是一副不屑的语气：「打过擂台？」

「高中的时候参加过市里的锦标赛，黄河杯。」我说道。当时我还在自己的级别里拿了个第二名。

「哦，想不想上去试试？」他三叔瞅了瞅拳台。

我看着拳台上嚣张不可一世的牙狗，摇了摇头说：「散打跟这个不一样。」

「哼……」王海群干笑了一声，好像在嘲笑我的托辞，接着说道：「打赢了，就有三千块钱。」

我当时心猛然一动。

3

三千块钱？我的心猛然一动。2001年，三千块钱，对于一个学生来说无异于一笔巨款。

「打赢了，真的有三千块钱？」

他三叔再次用有些蔑视的眼神看了我一眼：「那可不是，我还能骗你。」

说实话，我很需要这笔钱。因为我就读的是艺术设计专业，需要配置个人电脑，但家里给我交齐学费已属不易，上次给家里打电话说起电脑的事，我爸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：「你妈胃炎老毛病犯了，刚做了手术，在住院.....电脑的事情，我过段时间想想办法。」

在那一瞬间，我难受得几乎要掉下泪来。我妈做了手术，我居然都不知道。

家里的经济情况肯定是雪上加霜了，否则我爸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。尽管如此，他还在试图安慰我。我忽然羞愧的要死，捧着话筒的双手都在颤抖。挂了电话后，我一个人坐那里掉泪，哭了很长时间，为了母亲，更为了这个贫瘠的家庭。

现场的喧嚣把我拉回了现实，不知道是那三千块钱的诱惑，还是王海群的口气和眼神刺激了我，我深吸了一口气说：「好，我想上去试试。」

「欧阳，你要上去打啊？」王辉有些吃惊。

「算了吧，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吧。有什么好歹，我可负不起这个责任。」他三叔没有答应我的要求，反而摇摇头，「你俩一起来的，万一出了什么事，还要连累王辉。」

一听这话，我就明白王海群根本就没想着让我上拳台。他只是听到我对「牙狗」的评价，心里有些恼怒，随便消遣我几句而已。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我心里也是堵了一口气，说：「就牙狗这种水平，连业余拳手都够不着，也就是仗着股猛劲，一顿乱打。一看就没接受过正规训练。」

我这话说的有点大声，周边有好几个人都回头看我，眼神都是怪怪的。或许大家都诧异于我对这个「冠军」糟糕的点评。他三叔脸上也是一时挂不住，说：「行，你有本事你上去打打试试。」

「没问题。」这正是我想要的结果。他三叔既然是这个夜 zong 会的股东之一，肯定不甘心让我这么贬低他们这个「赛事」的。

王辉想拉我，劝我别找事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跟着他三叔就去了后面做准备。一个专门负责的工作人员看到我，皱了下眉头：「就这身板？行不行啊。」

「上去试试呗。」他三叔的语气也忽然变的没底，应该是害怕我上去万一出个什么好歹。

那人也没再说什么，扔给了我一副蓝色的拳套，还散发着一股发霉的汗臭味。我接过拳套，才发现这种拳套不是正规比赛用的那种，非常的薄，比平常训练的还要薄一些。这样的打在人身 上更有杀伤力。

我戴好拳套，脱了鞋，却没让我上场。外面有人拿着麦克大声宣布下一场比赛即将开始，接下来就是乱糟糟的一团。我当时在竭力控制自己的思绪，别让自己过于紧张，其他的也没多想。后来才知道，那一段时间是留给在场的人下注的。

我抖了抖肌肉，尽量让自己放松下来。临上场前精神紧张的话，肾上腺会加快分泌，呼吸急促，肌肉紧绷，不等开始就已经先消耗掉自己大量的体力了。不够放松的话，肌肉很快就会

疲劳，判断力和爆发力都会大打折扣，体力都消耗在了无用的血液加速循环上。所幸一直以来的训练，勉强让我能控制住自己的精神状态。

我深吸了一口气，终于要上场了。

还没上到拳台，下面的人就喊了起来，一片喧闹：「牙狗，打死他！」「牙狗，用你的摆拳干倒他！」「牙狗.....」反正没有一个人给我加油的。

「喂，要是实在撑不下去，就直接倒地认输！别死撑！」在我即将上台之前，他三叔拉住我低声说道。

看来他还是怕我出事。我回头道：「明白。」

上了拳台，身高体壮的牙狗看着我的眼神明显带着蔑视。确实，我的体格跟他相比差了许多，这家伙比我高了半头，一身的腱子肉，看上去很是唬人。刚才身材肥硕的「二豹」在他拳下不过坚持了半分钟就倒地不起了，这家伙看我的眼神一副盛气凌人。

从我上台，就意味着比赛已经开始了。我习惯性的把拳套放在胸前，跟对手行了一个武术的礼节。散打比赛开始的时候，都是这样的。没想到我这个动作却招来了对方的一声嗤笑，他直接朝着我冲了过来。

面对这如同街头打架一般，丝毫没有防守的冲势，我没有给他近身挥拳的时间，直接就是一记高鞭腿扫了过去，「啪」的一声脆响，打了一个漂亮的迎击。

这一腿正踢在牙狗的左侧太阳穴上。脚部传来的那种独特的舒服脚感说明这一下打的很正。牙狗二话没说，直接「扑通」一下趴在了地上。

所有喧嚣声都在一瞬间停止。全场人都愣了。

或许没有人能料到彪悍的牙狗会被我一腿放倒，不到一秒钟就结束比赛。我看着趴在地上暂时晕倒的牙狗，虽然知道专业和业余之间的天堑鸿沟难以逾越，但也没想到会这么快的结束比赛。看来这个家伙不仅缺少防守意识，抗击打能力也不行。

我回头看向台下的他三叔，他张着嘴，也是一脸的惊愕。我却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，就好像刚才踢倒的是一个移动的沙袋。

很快的，场内就由一片沉默变成了咒骂和无奈的叹气声。牙狗，虽然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个人，但我永远也忘不了他。虽然这次并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「黑市拳」，但他毕竟是我踏入这个世界的第一个对手。

我跟王辉临走的时候，他三叔塞给了我一个信封，说：「这里是五千块钱。」

「不是三千吗？」我接过了沉甸甸的信封，奇怪的问。

「所有人都把钱押在了牙狗身上，没有人押你。他们全输了，我们这次赚的多，多给你一点。」他三叔对我的语气明显好了许多，笑着拍了拍我肩膀。我摸着沉甸甸的信封，心里面别提多兴奋了。要知道，这可是我第一次亲手赚钱，并且一下就赚了这么多。

「欧阳，真有你的，一脚踢来五千。」回学校的路上，王辉的语气颇带着羡慕。

我从信封里抽出一沓钱塞给他：「这还不都是你三叔帮忙，还有你。」

「这是你打来的，我可不要你这钱。」王辉推开了我的手。我知道这小子家里挺有钱，不是缺钱的主，也就不硬塞给他了，搂着他的肩膀说：「明天中午我请客，去小羔羊涮火锅去！」

那天晚上我买了好多水果回宿舍分给他们吃。室友一边吃水果一边调笑我，问我是不是在路上捡钱了。我笑笑，也没对他们说什么。虽然都是不错的哥们，但这种事情，还是不让他们知道的好。

手里有了钱，我想往家寄一些，但又害怕家里人生疑心。思来想去，还是别让他们瞎担心了，就准备先自己配置一台电脑。那天我正在宿舍研究要一台什么样的配置，王辉来找我了，刚一见面就问：「有空吗，我三叔找你。」

4

「你三叔找我干嘛？」我奇怪的问。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不是我上次把别人给打坏了，就是那个牙狗，是不是被我一脚踢的住了院，然后需要我赔偿什么的。可见当时我的心地还是很善良的，现在想起来难能可贵，因为我在以后的日子里，再也没有考虑过对手的生死。

「我也不知道他找你干什么，不过好像是很要紧的事情。」王辉说：「走吧，我陪你一块去。」

我看王辉的表情有些异样，就追问他到底是咋回事。王辉支吾了半天，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只是觉得他三叔口气挺急的。王辉说，他三叔一直在「道上」混的，一般找人都没有好事，所以有些担心。不过再怎么不留情面，好歹也是他三叔啊，在关键的时候能替我说句话。

我对王辉一阵感激，心想这家伙真够哥们。得，事情到了这个份上，我也不能躲着了。如果要我负责的话，大不了把那五千块钱再吐出去就是了。

我收拾了一下，就跟王辉去了丽达夜 zong 会。他三叔一见了 我，出乎意料的一脸笑咪咪地问：「欧阳来了，吃了没呢？」

我一时间没反应过来。当时上午十点多钟，你问吃了没呢，是说早饭还是午饭啊？

见我不说话，他三叔招了招手说：「来，我给你们看个东西。」

事情到了现在，我的心稍微宽松了一些。看样子并不是找我来要钱的，那五千块钱算是保住了。

王海群领着我俩进了一个房间，是个操作室，里面都是一些监控屏幕什么的。他打开一个电脑，找到了一个隐藏文件夹，点开一个文件，屏幕上就播放出一段视频来。

我立刻就被吸引住了。那是一段实拍的打拳录像，两个赤裸着上身的人就在普通的水泥地面上比赛，旁边围了许多人，场面看起来十分火爆，电脑音响里传出来嘈杂的声音，大部分都是现场观众的呼喊声。

比赛的双方都很高大，其中的一个人步伐很灵活，虽然身体看起来挺壮的，但肚子上一点赘肉都没有，每次在出拳的时候都能看到凸起的腹肌。他对手的实力跟他明显有些差距，完全跟不上这个人的出拳节奏和移动速度。也就是不到两分钟的时间，这个人忽然发起强攻，一阵组合拳就把对手干倒在了自己的脚下。

王辉不禁叹道：「这家伙挺厉害啊。」我却注意到，在将近两分钟的时间里，这个胜利者连腿都没有出过。

「是个练拳击的吧。」我盯着屏幕中的人说道。他的反应速度，躲闪方式和步伐移动都很有特色，带有明显的拳击风格。

「眼力不错啊。」他三叔夸了我一句，接着说：「这家伙绰号『电棍』，原来是河北省队的。在队里的时候就经常出来打拳赚钱，钱拿来嗑药，玩女人，作风不好。后来被队里知道了，就直接把他开除了。退役之后，他就专门靠打拳来赚钱了。」

「为什么让我看这个？」我问。

「跟这家伙打一场。」他三叔朝电脑屏幕看了看。视频已经播放完了，画面定格在「电棍」举起双手示威，朝着周围的人群张嘴狂吼。腹部的大块腹肌清晰可见。

「他是职业的，有实力，一看就是个老手。我虽然也练，但我是一边上学一边练，半专业的。」我沉默了一下，说：「我够呛。」

「你上次打牙狗那么轻松，我挺看好你啊。」

「牙狗是业余中的业余，他就是瞎打。我上次一脚 KO 他，确实也是凑巧了，运气的成份多些。」我又看了一眼电脑屏幕，「可是这家伙不一样，打他靠不了运气。」

「怎么，你怕了？」他三叔的口气有些失望。

「我不是怕，而是实话实说。这人水平挺高的，万一我被打出个好歹，这学还上不上？」我说着，转头看了看王辉，希望他也能帮我说句话。我害怕态度太强硬会惹毛他三叔。

「是啊，三叔，欧阳这才刚上大一呢。万一打出个好歹来可怎么办啊。」王辉明白我的意思，也跟着说道。

出乎我的意料，他三叔并没有生气，而是笑了一下说：「打不打是你的自由。你不想打，我也不能强迫你不是。不过话我要说到前头，这次可不是白打。打赢了有一万，输了也有两千。」

我的心又是一动！看来我真不是「视金钱如粪土」那块料。一万，这个数字如同强心剂一般扎进了我的心脏，心血陡然沸腾了起来。

「怎么样？有点意思了？」他三叔瞅着我。我要承认，这个男人真的会是察言观色，我一点细微的心理活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。

「呃.....你让我再想一下吧。」我只是有些心动，还没有拿定主意。这毕竟是拿着自己的安全开玩笑。

「行，你回去考虑一下，最好快点给我答复。想好了给我电话，王辉知道我的手机号。」他三叔关了电脑，意思是要送客了。

我跟王辉走出了夜 zong 会。快到正午的阳光有些耀眼，照的我一阵眩晕。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感觉自己轻飘飘的，走路都有点摸不着地了。王辉朝我说道：「喂，欧阳，你不会真准备跟那个家伙打吧？」

「让我再想想.....」我一边走一边看着街边穿梭而过的男男女女。天津骑自行车的人很多，满大街都是自行车。一辆自行车在我身后「叮铃铃」响铃，我赶紧给他让开道。眼睛掠过一旁的菜市场，看到一堆人在那里讨价还价的买菜，熙熙攘攘的。在那一瞬间，我感觉生活真是无聊透了，苍白的就像一张卫生纸。

一万！这个数字又从我的脑子里蹦了出来，好像一团血抹在了卫生纸上，让生活才有了那么一点起色，才不那么枯燥和无聊。天气并不热，但我的手心里全是汗。

还没走到学校，我就拉着王辉去电话亭打了一个电话。他三叔刚接通，我就说：「我打。」

